

一、與山為鄰

張騰蛟

終於成為山的鄰居了，這是久久以來便期望著的。

住在偏遠巷道中的那些歲月裡，為了訪山，曾經付出過多少的奔波；為了訪山，曾經熬過了多少的車程。我是一個戀山的人，多麼想一下子便搬進山裡去，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山民。住山、吃山、玩山、樂山，過山的生活，度山的歲月，免得來往奔波，免得車程輾轉。如今，我雖然沒有能夠真正的住進山裡去，沒有能夠真正的成為一個山林之子；然而，我卻能夠走向了山、接近了山，並且成了山的近鄰。

從前，為了採摘一串鳥聲，就要從老遠的市區裡走出來，走到山裡去。有時候，碰到鳥兒疲倦的時候，雖然已經身處山中，卻不一定能夠尋到鳥聲。現在不同了，鳥聲就像是這裡的一種山產，一串一串的，掛在山裡的樹枝上。不管我開不開門，不管我關不關窗，都可以聽到；尤其在早晚的時刻，鳥聲更多，總是沒有停止的時候。養鳥的人把鳥裝在籠子裡，細心的照顧著，多半還不是為了那幾串鳥聲！而我就不必了，我的鳥就養在山上，也是養在我的門前和窗外。牠們自己懂得怎樣生活，懂得怎樣成長，更懂得怎樣為我而歌、為眾人而歌。我是山的鄰居，也是鳥的鄰居。

現在，山就站在我的門前，山就蹲在我的窗外，只要一抬頭，便是滿眼山景。凡是山，就應該擁有一身翠綠，我家門前的這一系列山也不例外。而且，比別的山綠得還要深些，綠得還要濃些，綠得還要澈底些。那些各種族類的草草木木，一股腦兒生長的樣子，為的就是要把這些山綠起來；而且，要綠到令人叫絕的地步，才肯停止。群樹蓬鬆著它們繁茂的枝葉，每棵樹下都有一灘濃蔭。現在距離夏天雖然還很遙遠，我却已經想像到夏日的山林，是多麼清涼。

雖然，我一舉目便可以得到一片山景；然而，我却不願意坐在家裡看山，因為這對於一個山的鄰居來說，太消極了。因此，我還是不斷踢動腳步，走進山中，走進山林深處。只有這樣，才可以不會愧對自己，才可以不會愧對山。只有這樣，才可以真正成為山的朋友，才可以被山所喜歡、被山所寵愛。

與山為鄰的日子，才剛剛開始，我就感到無盡的愉悅，在今後的歲月裡，必將有著更多的收穫。

二、柳樹和榕樹

我從小就喜歡柳樹，從小溪邊的小柳樹，到大池塘邊的垂柳，從真的柳樹到圖畫中的柳樹，我都喜歡。

童年的時候，我家住在一個小鎮上，四周都是河，河岸兩旁有很多垂到水面的大柳樹。在夏天的時候，常常跟小夥伴兒們在大柳樹蔭下捉迷藏。折下長長的柳樹條兒，繞成一個圓環，戴在頭上當帽子，用柳條兒作笛子。

有時候，大夥兒光著屁股，爬上大樹樞兒上，個個捏著鼻子，閉著嘴、合著眼，一個一個撲通撲通跳下水，像一群小鴨子，高興的在河邊玩水。玩累了又抓住柳枝爬上岸去休息，差不多整個夏天，都是在大柳樹下度過的，那一段快樂的日子，一直讓我非常懷念。

小學時候，我很愛塗塗抹抹，一本「芥子園畫譜」不知道被我翻過多少次，有柳樹的圖我就照著描摹，我這麼喜歡柳樹，我覺得柳樹和藹可親，是最愛跟人親近的一種樹，所以我對柳樹特別喜愛。

現在年紀雖然大了，但是對於柳樹的一份偏愛，到現在還是跟過去一樣。每天早晨上班，車子總要經過一排不算太高大的柳樹，但總要多看它幾眼。馬路上不斷飛過去的車輛，行色匆匆的行人，但在輕風中飄動著的柳樹，仍然是一副優閒的樣子，並沒有理會人們在忙些什麼！

中國很多畫家、詩人，都很喜歡柳樹，在畫中有幾棵柳樹，就格外顯得動人好看。我想這還是跟柳樹平易近人的樣子有很重要的關係。我國的大詩人陶淵明，在他家門口種了五棵大柳樹，就是因為喜歡柳樹那種不嫌貧富的性格。愛柳樹另外一個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地方它都能夠活下去：小河邊、池塘畔、臭水溝……它的適應力很強。前些日子去台中，從高樓上，看到沿著綠川街上一條污水溝兩旁的柳樹，綠油油地很美，污水溝一點也影響不了它的生存。

從台中到台南，我們去參觀延平郡王祠。院中也有幾棵柳樹，但這次最惹我注意不是那柳樹了，而是院中的那兩棵大榕樹。

祠中的院子不大，進了寧靜庭院的大門，首先映入眼中的，是那兩棵大榕樹，它們的年紀，算起來最少也有兩百多歲了。彎曲的大樹幹，像駝著背的老公公老婆婆，在左邊的一棵大榕樹，還長出一根很直的小樹幹，比茶杯粗一點，光禿禿的像老榕樹挂住的拐杖，其他彎彎曲曲的小樹幹，繞在一起，很像老人臉上深深的皺紋。但是當你抬頭看看那遮著炎日茂密的枝葉，你會覺得，它讓你感覺的不是衰老，而是一股精力充沛的活力。

三、阿婆愛我

岑澎維

阿婆的什麼東西都是舊的。一雙舊鞋子，穿壞了，拿去補一補，再繼續穿；一件碎花棉布衣褲，雖然褪了色，但還是很乾淨。

阿婆還有一輛破舊的腳踏車，這部腳踏車跟阿婆一樣曾經年輕過，現在，阿婆只讓它在村子裡跑跑，雖然阿婆知道，它還是跟年輕的時候一樣，可以到很遠的地方去，但是阿婆不忍心這麼做，她的孫子也不讓她這麼做。挽頭髮的網子、梳頭髮的梳子、吃飯的碗、喝湯的匙、蓋著的被、洗衣板、洗臉盆，阿婆的每樣東西都舊，都有年紀。阿婆喜歡舊的東西。

所以你一看阿婆，就知道她老，幾十年的皺紋，白蓬蓬的頭髮，如果她的頭上夾著一朵新的花，那一定是孫女要出嫁或者孫子要討媳婦，不過也只一天，阿婆又恢復舊貌。

阿婆身上倒是有一件東西是新的。他們跟著阿婆才三年。三年的時間算短，但是對阿婆來說，嘴裡的這副假牙是新的。

他們跟著阿婆一起生活了三年，阿婆走到哪裡，他們就走到哪裡，阿婆疼愛他們，絕對不輸疼愛小孫子佳佳。

有好吃的東西，阿婆先給佳佳吃，佳佳不吃，阿婆就送到嘴裡讓飛飛和彎彎吃。

飛飛是上排的假牙，每次阿婆騎腳踏車在村子裡繞的時候，飛飛總是搶在最前頭，好奇的一副要飛出去的樣子，所以下面那排假牙就叫他飛飛。

彎彎睡下鋪，溫暖又舒服的環境，讓彎彎總是彎著身子睡，甚至連阿婆帶他們出去逛了一圈回來，他常常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

飛飛和彎彎兩個，是同年同月同日製造出來的，個性一點也不一樣，但是阿婆對他們疼愛卻是一樣的。

睡覺前阿婆用牙膏和軟毛牙刷幫他們兩個洗澡，她前前後後每個地方都刷過。彎彎常常在這個時候醒過來，清涼的牙膏味，讓彎彎有了精神。

刷洗過的假牙，泡在水盆裡，像兩尾彎彎的小魚悠游在水盆裡。飛飛總是這個時候睡去，彎彎卻愛在這個時候靠著飛飛，問他白天發生什麼事。